

越南四幕抗美話劇

后方战火

敬民著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越南四幕抗美話劇

后方战火

敬民著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后方的火焰

*

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1968年6月河内第一版

1968年6月河内第一次印刷

后方的火焰

敬 文 作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1968 · 河内

人 物

阿 德——桥路保养工务段段长，30岁。

小 梅——护士，20岁。

第 县 长（县），45岁

梅 大 娘（梅媽）——小梅的媽媽，50岁。

阿 洪——桥路保养工务段技术員，25岁。

阿 凱——桥路工人，28岁。

草 大 伯——汽车司机，48岁。

阿嫻（女）——仓库管理員，27岁。

孝 大 夫， 50岁。

好 大 夫——医院党支部书记，35岁。

阿 凌——乡党委书记，35岁。

阿 欢——負伤的黄舍村农业社主任，23岁。

小 俊——負伤的小学生，11岁。

蜀 大 伯——农民，42岁。

紹 大 爷——学生家长小组长，60岁。

阿 石——人民軍后勤运输队长，40岁。

小 六——农村少年，16岁。

阿 香——阿德的爱人，25岁。

阿清(女)——农业社副主任。

小俊媽(俊媽)。

武装公安部队战士，33岁。

美国飞贼，30岁。

女民兵，24岁。

司机、民兵、民工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地点：第四联区山区某医院的候診室。

布景：舞台右側有一道走廊，通向病房，房門关着。靠近牆角挂着一张画有两个紅十字、設計頗为精致的防空規則。舞台左側(占舞台的大半)是候診室，向前方突出，和走廊相連，后面沒有門，只有两段短短的栏杆通向花园。較远处是一排排翠綠茂盛的木麻黄树，更远处是洒滿阳光的羣山。室內放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和一些文具，桌旁摆着一张长坐椅。

「幕启：阿德站在栏杆旁，凝神注視阳光灿烂的天空，褪了色的旅行袋 放在长坐椅上，一张报纸 飘落地上。各种类型飞机的声音 时远时近 震动山林。护士小梅端着一个医疗器械盘走过。阿德 听见 脚步声，轉过身来。

德 护士同志!

梅 (停步) 什么事呀?

德 这里沒有值班員嗎?

梅 有呀，可他們都送病人疏散去了。你等一等!

(欲下)

德 請問，有个孕婦……

梅 (向前走) 对不起，我正忙着哩！

德 (看錶) 三点差五分，恐怕得耽誤整个下午了。

「阿德捡起地上的报纸，病房里突然传出喊声：“打！打！把他們統統打死！野蛮的家伙！杀人的匪徒！”阿欢几乎全身扎着綑带，猛然推开門，跑上。阿德急忙一把住抓他。

欢 放手！放手！敌机俯冲啦！打！

梅 (跑过来扶住阿欢) 欢同志！欢同志！我是小梅……

欢 小梅？我烧得太厉害了！

「飞机声很近，阿德放开阿欢，匆匆跑到花园里观察。

梅 欢同志！起来，我扶你进去。走吧！

「孝大夫和县长上。

孝 怎么啦？

梅 孝大夫！他发高烧，說胡話。

县 是欢同志嗎？

欢 县长同志！

孝 小梅，你送他进病房吧！

欢 县长同志！…… 我們村的水坝被炸坏了！…… 請你帮助……

县 你放心治疗吧。我們馬上就把它修好，不碍事……
(小梅扶阿欢下)

孝 他說的胡話不是打飞机就是搞水利。

县 他是黄舍村农业社主任，很勇敢，三次冲进凝固汽油弹引起的火海中，救出了三个小孩！

孝 这事我知道。其中有一个小孩烧伤严重，也在这里治疗。

县 亏得学校疏散了，刚刚疏散了五天。

孝 那怎么会有三个学生受伤呢？

县 几个小学生想学校想得慌了，就回来看看。真没想到……

孝 （感慨地）也难怪孩子们。就拿我来说吧，近六十岁了，这是第二次参加抗战，但要离开自己的医院总觉得难舍难离……一九四六年，我离开法国人办的府尹医院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……现在呢，那一排排的木麻黄树，那墙壁的颜色，什么都好象要拉住自己似的……

县 也没有什么奇怪啊，大夫同志！不单是医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水利工程、交通工程、工厂、学校，都是我们新建的……在每一节桥梁、每一个烟囱中，都积聚着我们无数的劳动，都寄托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希望……不过，更重要的还是整个民族的未来呵！

孝 也是整个人类的未来，这我知道。我们准备牺牲一切，我们也准备重建一切，这不成问题。我稍感遗憾的，只是自己跟帝国主义打交道和搏斗了差不多一辈子，有时却还不完全了解它。

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孝 （笑）你看，漆在屋顶上的红十字每边长三米。

我想让美国飞行员远远就看见了。多么天真和愚蠢啊！直到胡舍医院遭到空袭那天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医院也是嗜血成性的敌人的轰炸目标！

「远处传来炸弹声。

孝 奇怪，敌机滥炸树林干什么呀？

县 也许是为了救飞行员。我可以打个电话吗？

孝 可以。

县 （摇电话）喂！喂！ 要三十五……喂！ 是三十五吗？我是阿第。怎么？找到了降落伞？那太好了。你通知林场的自卫队配合行动，一定要捉到美国飞贼！嗯！嗯！喂！你们加强梅桥的防空力量了吗？梅桥！听清楚了没有？增加了一个炮班？很好。要嘱咐大家提高警惕，不要麻痹大意！破坏重点依然是交通线，敌机是不会放松的。喂！就这样吧！过一会儿我再去看看。

孝 找到飞贼了吗？

县 只是在旺山找到了降落伞……这里的疏散工作困难大不大？

孝 困难倒不少，我们可以逐步克服，总不比抗法时期那样困难。你是知道的。当时我们的救护站有时要在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做手术，有时要在花生油灯光下做动脉缝合术……而最后还是跟随部队上了冀边府哩！同志。

县 这是我们卫生部门值得自豪的……这里的病人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

孝 一共有三个人，都是在黄舍村被炸伤、昨天晚上送来的。其中有一个孕妇，今天下午生产，产后就出院。还有欢同志和小俊，他們是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，烧伤面积占百分之四、五十。医院刚刚疏散，沒有条件治疗。我已經打电话請省卫生局派车来接了。这样处理行嗎？

县 現在也只好这样处理。至于今后长远的安排，那是我今天要来跟你們談的……

孝 你談吧！

县 依我看，目前情况和上次抗战不尽相同。現在，我們不但要打敗資本主义世界最富强的国家、帝国主义集团的头目——美国强盜，而且要以更高的速度继续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。这就是說，从全局看来，我們是处于革命进攻的地位。

孝 革命进攻……噢，我明白啦。在科学技术战綫上，我們也处于进攻的地位。我們不能被动地躲避敌机的轰炸，而必須全盘地改变我們的工作方針、計劃和工作組織，必須踏在敌人的头上向前迈进！你說对嗎？县长同志。

「小梅上。

梅 孝大夫！阿香姐要临产了。

孝 ………都准备好了嗎？

梅 好了。

孝 县长同志，对不起，我有事。請你到会客室坐一

坐，待会儿我們再談。我忽然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想法。

县 好，你忙你的吧！（孝大夫、小梅下，草大伯上）
草 喂！同志……

县 （轉身）哦……草大哥！

草 （惊愕地）唉！阿贵？我一直以为你老弟死在监狱里啦。

县 我不会死的。你还是搞老行当吧？

草 嗯！那年你被捕后，那班密探把我缠得真够呛。我只好卖掉自行车，送飞雄那家伙三百元，他才给涂掉黑名单。我跑到西贡去，直到和平恢复时才集结到北方来。这些年你躲在那里了？我打听了好几年，谁都不知道你的下落。

县 我已经改名叫阿第啰，大哥。

草 可我老是找阿贵呢！看样子，你已经改行了吧？

县 没有，还是个司机！

草 看看你的手掌，（县长伸手，草大伯在县长的手掌上打了一下）这是司机的手吗？看你还很结实！再干老行去吧！现在，交通运输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，需要很多司机。

县 那你呢？

草 我老了，又犯了胃病，所以被派去驾驶救护车，真可惜！

县 你是从省医院来的吗？

草 是的，来接病人。你在这里工作嗎？
县 不，来玩玩。大夫正忙着，我們要等一会儿。
草 那你到底干什么工作？住在哪儿？
县 当县长。
草 县长？…… 县长同志，你……
县 嘿……我干什么工作你还是老哥、我还是老弟嘛。
我們去弄点水喝吧！
草 好……到外面去，我车上有一瓶啤酒。

「两人拉手下。阿德上，环顾一周，忽然听见婴儿的哭声，他好奇地走过来倾听。小梅的妈妈提着篮子上。

梅媽 同志，請問有沒有看到小梅？
德 她刚才还在这儿，大概正在接生。
梅媽 (如释重負)哎呀，她害得我昨夜一夜沒合眼。我一听说黄舍村被炸就急了，医院疏散到我們村，又不见她回来，我更是急坏了。你是不是跟她一起工作的？
德 不，我是来看看家里人的。(注意地)大娘，您是哪个村的？
梅媽 忠良村，离这儿两公里。
德 忠良村？那您就是小朵的妈妈吧？
梅媽 是呀！
德 怪不得面貌怪熟的。您认不得我啦？
梅媽 哦……阿德同志。真是，我的眼睛现在不中用了。你不在部队上啦？

德 一九六二年 我就轉業到 我們县桥路 工务段 工作了。那年离开大娘家后，我在边境清剿土匪时負了伤，住医院治疗一段時間就轉業了。

梅媽 怎么不来看看乡亲们？你們真是……

德 我們工务段駐在梅桥，离这里足有十五公里，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，还没騰得出時間去看您們，对不起大娘。

梅媽 听說昨天敌机轰炸梅桥，是嗎？

德 不。它炸梅桥附近的一个小水坝，但炸弹都落在山里。我們打落了两架飞机。

梅媽 可人家都紛紛傳說桥被炸断了。

德 那是胡說……小朵今年讀几年級了？

梅媽 她就是小梅嘛，你认不得她啦？她改名小梅。你住在我家的时候，她还只有十岁，是嗎？今年二十一了。

德 十一年过去了，時間过得真快呀！

梅媽 她命里注定要劳碌过日子。十六岁那年，她见我老了，身子弱，就退了学，跟人家来到这个医院的建設工地工作。你不知道，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呢。在工地的两年中，又是砍树挖树桩，又是挑砖拌灰浆，她晒得黝黑黝黑的。后来，同志們见她积极肯干，便让她当护理員，以后又当护士。听說要是沒有敌机来破坏，同志們就让她升学，将来就能当医士了。可怜她从小死了爸爸，

沒有過過好日子，今幾個要好一點了，情況又是這樣。你家里的老人都好吧？

德 我爸爸媽媽在抗法時期就犧牲了。

梅媽 噢，對了……你有幾個小孩？

德 去年才結婚。我愛人快要生孩子了，昨天我接到電報讓我來這裡看她，但還沒有見到她。

「小梅上。

梅媽 生頭胎要多加小心。回頭我囑咐小梅好好照顧。咳，這不是小梅？你先別開口，看她能認得你嗎。

梅 （跑過來）媽！你來幹什麼呀？真是……

梅媽 你这个丫头，“來幹什麼？”昨天是你爸爸的忌日，為什麼不回家？

梅 你不也看見了，醫院都疏散了，只剩下我和孝大夫兩個人。昨天下午我預備回去，突然敵機轟炸黃舍村，於是又有突擊任務。

梅媽 突擊！你什麼時候都突擊！（對阿德）禮拜日那天她回家再三地對我說，忌日等她回來殺雞，要是等她呀，祭禮也不用做啦！（對小梅）這，你的衣服，我都給洗好補好了。

梅 你請阿積哥給挖了防空洞沒有？

梅媽 挖好了，就是沒有蓋子。

梅 怎麼不拿床板做蓋子？

梅媽 床板？我讓達大伯給我做了壽材了。

梅 真是！這個時候你却去做棺材。過兩天同志們就

搬去了……可是防空洞还没搞好!

梅媽 等医院搬来了我再想办法，你不用操心。(对阿德) 你看，她只管自己的事，一不满意就这样。

梅 你老是……

德 小朵，你还记得我吗?

梅 (对阿德) 你是……

梅媽 你猜是谁?

梅 怪面熟的，好象在哪里见过。

梅媽 他弄跑了你的那只八哥，你哭了老半天，嚷着要他赔，不记得啦?

梅 噢，阿德哥! 穿上工人服叫我认不得了。你来看谁呀?

梅媽 看她的爱人。听说是在这里生娃娃。

梅 产科已经疏散了。

德 那刚才你给谁接生呀?

梅 她是过路人，经过黄舍村的时候遭到空袭，被炸弹翻起的泥土盖住，人家把她救出来送到这里。

德 是不是叫阿香?

梅 是的。她是你的爱人吗?

德 被泥土盖住有什么关系吗?

梅 伤势很轻。她刚刚生下个男孩，孩子很壮!

梅媽 真有福气!

德 男孩? 现在可以进去看看吗?

梅 你稍等一会儿。